

“恋”东坡

□张凤英

午后,阳光闲散了许多。斟一壶柠檬茶,在落地窗旁坐下,我手捧《苏轼词全集》,正随着东坡先生感受他词作的风采,思绪却被窗外树上的鸟语带回。望出去,鸟儿们正在树枝上呢喃,此情此景正好应了先生的“微雨过,何处不催耕?百舌无言桃李尽,春色属芜菁。”

也是在这微雨湿花的季节,曾有人问我“你老家离眉山这么远,为什么来眉山东坡?”我原本想笑而不语,却还是回答了“因为一个人,苏东坡!”

一个远道而来的女子,来眉山的理由是“因为一个人”,还是苏东坡,着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但若能知晓其中故事,便也不足为奇了。

我读中学时,在课本中学到苏轼的“水

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”,一句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让我感动不已,不禁泪下,从那时起便点燃了我对东坡词作的喜爱之情。后来也曾一知半解地学习过《古代文学史》,我的文史老师每提到苏轼都会赞不绝口,记忆犹新的是文史老师声情并茂地描述东坡先生的词作:有女子之柔美,将士之雄风;有失亲之悲切,忘我之大义;有村野之古朴,山河之壮丽……可谓是包罗万象且字字真情,东坡先生作词“无意不可入,无事不可言。”

参加教师公招时,我毅然选择了眉山东坡,这里是东坡先生的故乡,也是我向往的地方。在途中虽没有经历“九九八十一难”,倒也深刻体会独在异乡“缺月挂疏桐,漏断人初静,谁见幽人独往来……寂寞沙洲冷”的孤寂。这样的光景持续一年多,如今在东坡故里,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,一个温馨

的小家。闲暇之际,我总会跟随着时间的脚步,沿着东坡先生的足迹,穿行在宋城、三苏祠,感受着东坡先生曾历经的岁月。

穿过时光的隧道,我仿佛看到了东坡先生志学时“发愤识遍天下字,立志读尽人间书”的勤奋好学;及冠时“楚人悲屈原,千载意未歇”的独到见地;而立后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”,对亡妻的沉痛悲切;不惑后“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从容不惊。

时隔千年,唯有叹惜!

我不是子由,不能与东坡先生畅谈报效朝廷的壮志雄心;我不是王弗,不能与东坡先生在唤鱼池旁美丽邂逅;我不是苏小妹,没能有东坡先生这般如父如友的传奇兄长。我虽错过了东坡先生生活着的那个年代,但我可以通过书籍,走进东坡先生的故事和词曲,在故事中去倾听先生娓娓道来

人生的奥妙,在词曲中感悟先生记忆中的“少年游”“蝶恋花”“西江月”“天仙子”……东坡先生笔下的明月有义、落日有情、人间有味、清风尚在,花草、飞絮依旧灵性。

如此伟岸正直、才华横溢的东坡先生,怎会不受人敬仰、爱戴?

这方人杰地灵的土地,更是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“东坡人”!在这里,请允许我真情表白:我“恋”上了东坡先生,“恋”上了东坡故里,“恋”上了我的第二家乡——眉山东坡!



七言古体诗·访三苏祠

□贺文

巍峨千载参天树,冠盖朱门荫过街。
持尊怀崇入苏祠,浩然气息扑面来。
众匾众联夸不尽,是父是子何止才。
华堂鳞次深五进,轩廊回环逾十排。
坡翁像对披风榭,木假山供明堂台。
合意翠竹连丛在,报瑞红莲并蒂开。
玉井水镜还照人,黄荆条子改拂苔。
碑林墨韵长迷客,惜未见谁敢称侪。
木石坚硬一世朽,格文柔软万世诤。
木石重修总胜旧,格文迭代无出头。
百年树人何足论,今古眉山只三人。
三人犹自为父子,故常将之归于神。
领略祠中三苏杰,遐想祠外眉州闲。
八百进士登宋廷,人文第一岂浪得。
种良土沃园丁好,始蔚惊天夺目色。
此日将何比当时,碧梧空老凤凰枝。
三苏一去不复返,故宅但引皱眉思。
满祠风光关不住,可待谁家复如斯。

绮丽

周文静 摄



晚饭花

□章铜胜

晚饭花的学名叫紫茉莉,是紫茉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。它为什么会叫紫茉莉呢,和茉莉又是什么关系呢?还真的说不清楚。从其茎、叶和花的形态上看,它和茉莉之间似乎哪哪都挨不上边儿。

有些植物的名字,就是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可是,在我的家乡,人们既不叫它紫茉莉,也不叫它晚饭花,而是叫它洗澡花,大抵是因为它开花的时间在夏日的傍晚时分罢。夏日傍晚,正是我们洗澡、扑痱子粉的时候,此时花开,可不就叫它洗澡花吗。

汪曾祺先生的老家高邮,称紫茉莉为晚饭花,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。汪曾祺有一本小说集的名字就叫《晚饭花集》,因为集子里收了一篇小说的题目是《晚饭花》,于是信手拈来用作集名,他说只是觉得合适,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。我一直觉得汪曾祺先生是很懂生活的人,对于美食、草木都有自己的见解和偏好,可是不知道出

于什么原因,他对于晚饭花却并不怎么欣赏,甚至还说晚饭花是一种很低贱的花,是不招人喜欢的。

晚饭花确实太过普通了,不招人喜欢,也在情理之中。这种诗人不咏、画家不画的花,一般人家是不会种它的,我们所能见到的晚饭花,大都自生自长。院墙边长了一丛晚饭花,看见了,也不会觉得稀罕,长了就长了呗,也不碍着谁,随它去吧。于是,就任其生长、开花、结籽。汪曾祺先生说这种花的缺点一是无姿态;二是叶子太多,铺铺拉拉,重重叠叠,乱乱哄哄是一大堆。还有一种不算是缺点的缺点,就是它的花虽不算美,可花形还算好玩,像一个长柄的小喇叭,花多,且细碎。这就是他对晚饭花保留的一点好感吧,可他转而又说这种花用“村”和“俗”来形容,都不为过,看来真是有些矛盾。

汪曾祺在《晚饭花集·自弃》中说:“我的小说和晚饭花无相似处,但其无足珍贵则同。”我仿佛又看见先生对自己小说的自谦和自信。记得诗人顾城曾说过:北京市

作家协会开会时,会场上只有一双眼睛最聪明,那就是老作家汪曾祺。这很像汪曾祺,也很像他对晚饭花和《晚饭花集》的态度,总是那样聪明,耐人寻味。

小时候的夏天,在后院里洗澡。通常在上,打好一澡盆清水,放在后院里晒着,水晒了一天的太阳,到黄昏时仍是温热的。家里大人们都很忙,没人有时间照顾我们,奶奶在烧晚饭时,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,便叫我们自己去洗澡。

洗好澡,站起身,或是刚坐进大澡盆里玩水时,就看见院墙边的洗澡花开了,一朵朵紫色小喇叭样的花,纷乱而又好看。洗澡花很奇怪,白天不开花,傍晚开时却散发出很浓的香气,不太好闻,但也不招人厌烦,它的花香能驱蚊。洗澡花自顾自地开着,自顾自地香着,好像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。这样我就放心地在洗澡花边洗澡了,我知道它们不会偷偷看我,幼时和我一样有过在后院洗澡经历的人,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有一样的想法,这种想法很好笑,但回想起来,也觉得盎然有趣。我们用手把水

往洗澡花上洒,洗澡花就长得更旺、开得更盛了。

洗澡花开过之后会结籽,小小的黑色的花籽,表皮是皱缩的,像小地雷,样子怪难看的,可洗澡花籽却是我们的最爱。洗澡花开得多,结的籽也多,我们摘来花籽,装进衣兜里,拿一把自制的弹弓,将洗澡花籽当子弹,射着玩儿。在村庄里追逐,互相弹射,也会射树上的鸟儿。洗澡花的花籽小,弹射到身上并不大疼,大家就会玩得很开心。想想,那样普通的、少有人喜欢的花,也会给我们带来如许的快乐,童年时的快乐竟如此简单。

一个人童年的生活经历,会影响到他的一生。汪曾祺的小说中有许多是写故乡高邮的人和事的,他写《晚饭花》时,是否也想起了家乡的某一丛晚饭花,虽然他并不欣赏它,却留下了某种难忘的,甚至可以说是美的印象,并自然而然地将这种印象写进了自己的文字里。感谢那能让汪曾祺“觉得有点寂寞,白菊花茶一样的寂寞”的晚饭花。

黄昏的山村

□龙顺里

太阳一步步
朝西山移动

天空像张开的旧画布
画布上
血红的夕照
披头散发的树梢
悬挂在池塘的上方

太阳掉落前
鸟儿赶着归巢

空气中氤氲着泥土的清香
微风轻拂 柳絮飞扬
远近之间不时传来声声
牛哞 犬吠 鸟啼